

蒙古族厄鲁特部 历史资料译文集

第十一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研究所
历史室编

1979年12月

PDG

目 录

前 言

噶尔丹

——译自（意大利）阿玲玛《十七世纪的汉藏关系》第七——章

喀尔喀初期蒙古族的西征

——译自（日本）和田清《东亚史研究（蒙古篇）》

十七世纪末俄罗斯和卫拉特贸易关系的历史资料

——译自（苏联）《历史档案》

一九六二年五期

有关噶尔丹的史料选录

一 中国皇家军队对厄鲁特王噶尔丹的一次大战役及其胜利

二、卫拉特噶尔丹汗于一六九一年致俄国沙皇的信。

前 言

为了进一步研究我国蒙古族厄鲁特汗历史，我们拟选译选印一些国外出版的有关著作和论文，编印“蒙古族厄鲁特汗历史资料译五集”，每辑基本上围绕一个专题，并附上有关参考文献索引，供研究、批判时内汗参考。

这是一份内汗参考资料，所译译文，有些尚有一定史料参考价值，但绝大部分都渗透了常、修、反的反动观点。特别是近些年来苏联史学界的文章，更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猖狂反华的组成部分，对此，我们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此项工作系初次尝试，时间仓促，水平有限，错误不当之处，请见到此资料的同志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不断提高译文和编辑质量。

引用所载译文时，务请核对原文，并注明原著版本。

噶 尔 丹

译自阿哈玛；

《十七世纪的汉藏关系》

第七至十章

译者按：

《十七世纪的汉藏关系》，系卷上利
译著阿哈玛所著。1970年曼岛用英文出
版。

全书共分十二章，目录如下：

绪 言

第一章：史料

1. 中国史料
2. 藏文史料
3. 其它史料

第二章：土地和人民

第三章：西藏的兴起

1. 东西蒙古的更替
2. 西藏的内战（1603—1621）
3. 1637—1642年

4. 1642年事件的意义

5. 达赖喇嘛执行的世俗的职能

6. 1578—1644年的汉藏关系

第四章：顺治时期（1644—1662）

第五章：吴三桂（一）（1659—1673）

第六章：吴三桂（二）（1673—1681）

第七章：噶尔丹（一）、阿拉善厄鲁特

第八章：噶尔丹（二）、喀尔喀

1. 喀尔喀各汗（1662—1691）

2. 噶尔丹与土谢图汗

3. 噶尔丹与喀尔喀各汗

4. 噶尔丹与中国皇帝

5. 乌兰布通之役

第九章：噶尔丹（三）、从乌兰布通到昭莫多（1690—96）

第十章：搜索噶尔丹（1696—1697）

第十一章：结局（1697—1703）

第十二章：转入十八世纪

关于年表的注释

书目

系谱表（一）：东蒙五系谱表

系谱表 (二): 佳噶尔

系谱表 (三): 和硕特

勘误表

全书论述中不乏西方资产阶级对中国历史的传统偏见，但书中引用了大易汉文、藏文以及其他文字的资料，对我们研究者有一定参考价值，现将其中第七至十章译出。

在翻译过程中得到罗致平、李存义、刘荣峻、廖宝钧诸先生的指导，并蒙邓锐临同志热情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译者：穆宝修

第七章 噶尔丹〈一〉

阿拉善厄鲁特

从三藩叛乱结束到1696年，内蒙古归噶尔部汗噶尔丹浑台吉和中国康熙皇帝之间的斗争，是东亚历史的主轴。这里把这个时期的汉蒙关系，放在这个重大冲突的背景上来加以考察。因而，关于噶尔丹，不得不简单记述一谈。

噶尔丹生在甲申年（1644年）^①，是巴图尔浑台吉的儿子。我们知道，在1636年至1637年，巴图尔曾协助硕克汗远征青海！据《五世达赖喇嘛传》第1卷第84页，以及《青海史》第5页—载洛克希·钱达编：《百藏丛书》第434页）^②。在1656年10月4日清政府给他的敕书中，称他为厄鲁特部巴图尔浑台吉^③。

据帕拉斯记述，和硕特部长官的鄂齐尔图车臣汗（1636年，硕克汗没有带他同去青海），是噶尔丹的岳父^④。然而，在17世纪《造像录》的两个文本中，不是鄂齐尔图车臣汗，而是他的儿子噶尔丹木巴，才是噶尔丹的岳父^⑤。《造像录》还记载，鄂齐尔图车臣汗曾于1647年12月16日和1655年12月23

日向清朝进贡^⑥。据《黄琉璃》记载，1649年（藏历土牛年）他曾资助达赖在当雄湖旁的赞布格丹达木曲林寺（也被称作郭齐寺或塞阔）^⑦。1666年7月16日，五世达赖喇嘛授鄂齐尔图以车臣汗称号，并“陞地即汗位”^⑧。于是在历史上，他被称作鄂齐尔图车臣汗。

1670年，兰历铁狗年3月（藏历庚戌年3月，公历1670年4月20日至5月18日），鄂齐尔图车臣汗遣使往见达赖喇嘛，告诉达赖，他与他的弟弟（阿巴赖）关系不好。达赖写信劝告他们和解。

其后，噶尔丹的哥哥僧格与噶尔丹叔父楚琥尔乌巴什的第三子巴噶珠第（即B2 Ya Ban — de，见伯希和的系谱表（一）第195名）之间发生了纠纷。（巴噶珠第在帕拉斯书中写作B2 gamin — d5chi，在《清史稿》中作巴喀珠第）。达赖喇嘛的和解未能奏效。关于鄂齐尔图车臣汗和阿巴赖之间的纠纷，由于收到报告的时间是1670年4—5月间，所以，发生的时间一定在1669年，而僧格与巴噶珠第的冲突则在稍后^⑨，传中所记僧格与巴噶珠第的冲突为一梗概，冲突又发生实际上是在《五世达赖喇嘛传》所标年月之后。

据《清史稿》记载，僧格曾于1669年12月23日向清进贡^⑩。而据《五世达赖喇嘛传》记载，僧格的使者于1669年12

月27日曾去过额刺嘛的宫廷^②。

帕拉斯在其《蒙古民族史料集》第1卷第40页中说，僧格在1671年1月被他的哥哥卓臣和巴图尔漠东。《法史稿》第五卷第二页说，卓臣和卓特巴巴图尔是和多和沁巴图尔浑台吉（在霍曼斯的《蒙古史》^③中也称作库图克图巴图尔浑台吉）的十一个儿子中的长子和次子。僧格是第六子，噶尔丹是第七子。

在这个关键时刻，噶尔丹出场了。他原是一位喇嘛，是素修于五叔特左翼的一位活佛。“左翼”在兰语中作 gYon-yl 相当于蒙古语的 Jεgün Tar，即准噶尔（Jungar）^④。据《五世达赖喇嘛传》记载，在兰历铁猪年2月11日（藏历壬亥年2月11日，公历1671年3月21日），得到消息说，噶尔丹战胜了巴噶珠第^⑤。噶尔丹叔父楚琥尔乌巴什的使者于1671年11月到达拉萨，并于1671年2月20日离开。现在（即1671年3月21日），他们又从达木返回，请求甘丹寺法台去西蒙古地区调解。这个要求遭到拒绝。楚琥尔乌巴什的使者提出要求一事，或许说明噶尔丹的叔父参与了这场纠纷，而这场纠纷在1670年至1671年，即被噶尔丹解决了。

噶尔丹在1671年初即位，这看来是确实的。

《法安录》在1672年2月21日中，记载了理藩院的下

奏议：

“厄鲁特噶尔丹台吉疏言，伊兄曾格台吉在时，曾遣使进贡。今该亦准照常遣使进贡。如所请。”⑧

康熙皇帝遂准其请。

《五世达赖喇嘛传》于1672年7月24日至25日的记载，噶尔丹的“老使”曾谒见达赖喇嘛⑨。1672年去北京和拉萨两地的使者，其目的或许都是为了告知，噶尔丹已在准噶尔确立了统治。

※

※ ※

帕拉斯在其书（《蒙古族史料集》）第1卷第40页写道：

他（噶尔丹）发动了第一次战争，是打他的叔父楚琥尔台吉的……在对楚琥尔第一次战役里（1673年）不幸失利，他不得不求助于其岳父（鄂其尔图）车臣汗，可是，在1676年，他几乎同时袭击了他的岳父和楚琥尔。

《五世达赖喇嘛传》证明，噶尔丹的使者在1676年4月25日和26日⑩，谒见了达赖喇嘛，但是没有提到噶尔丹与楚琥尔台吉和鄂其尔图车臣汗的战争。然尔，《楚琥尔》在第

82页至83页叙述，甘丹寺第45任法台根成塔尔美的生平（叙述到他任该寺的法台时止）时则说：

“在火龙年（1676年），他遵照五世达赖喇嘛的命令，来到工根特地区，以便解决鄂齐尔图车臣汗与厄鲁特左翼噶尔丹台吉的冲突，此时，却出现了这样的不祥征兆：两个鹤，一个被圈套抓住。前领车臣汗的权力被推翻，左翼海台吉的权力达到了顶点，要阻止他取得汗位是困难的。这时，一只乌鸦显形了，但其选择的时间和路线是错误的。噶尔丹泽台吉声称，他献把鄂齐尔图车臣汗的属民呈献给达赖喇嘛。”

《通实录》1690年1月3日的记载也告诉我们，康熙十五年（1676年2月14日至1677年2月1日）^①，噶尔丹击败了楚琥尔乌巴什。在此之前，《通实录》1677年6月18日的记载说，噶尔丹击败了鄂齐尔图车臣汗之后，曾向皇帝贡献鄂齐尔图的马、矢和其他口物。皇帝拒绝接受，只收下了噶尔丹贡常的贡品^②。

据此，鄂齐尔图车臣汗至少在1677年3月至4月间，即为噶尔丹所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鄂齐尔图车臣汗的绝后。可能，他在遭到第一次打击后，逃到北部喀尔喀土谢图汗处寻求支持。《通实录》1677年11月5日记载：

“理藩院奏曰：据张家口报称，厄鲁特来使博瑞
额莱图请万敦归，言来时鄂齐尔图汗、喀尔喀土谢
图汗曾夹攻我台吉。”③

由于口头报告接到的时间在1677年11月5日稍前，提出报
告的喀尔喀的使臣势必不可能在1677年7—8月分以前离
开他们的驻地。这表明，鄂齐尔图车臣汗在1677年下半年还
活着，并且进行着战斗。

1678年春夏，鄂齐尔图车臣汗死了。据《造实录》康熙
十七年八月的记载，喀尔丹“于本年二月”（1678年2月21
日至3月22日）击杀死了鄂齐尔图车臣汗。

因此，我们可以排出下列年表：

1676年，喀尔丹打败了楚琥尔台吉。

1676—77年，喀尔丹打败了鄂齐尔图车臣汗。

1677年，在喀尔喀土谢图汗的帮助下，鄂齐尔图车臣汗
曾进攻喀尔丹。

1677—78年，喀尔丹打败并杀死了鄂齐尔图车臣汗。

1678年6月30日，五世达赖喇嘛遣使去喀尔丹处，赐给
他“喀尔丹丹坦博硕克图汗”的称号，“因它能解决了喀尔喀和
卫拉特之间的政治事务。”④

喀尔丹接受了这个称号之后，曾遣使告中国皇帝。理藩院

把噶尔丹的通知当作正式的上奏，并请求皇帝颁发勒印，许可噶尔丹获得这个称号。

理藩院奏曰：

“从前厄鲁特、喀尔喀有奏请勒印来贡者，准其纳贡，授以勒印，并加恩赏。从无以擅称汗号者准其纳贡之例。但噶尔丹台吉敬贡方物，特遣使入贡，应准其献纳。”^④

楚琥尔台吉（噶尔丹的叔父）没有被杀。据前文所引《清实录》1690年1月3日的记载，他那时还活着，已成为噶尔丹的囚犯。

在叙述噶尔丹与喀尔喀、台吉人的联盟斗争之前，噶尔丹一生中的另一件大事，是在1680年征服天山以南、崑崙山以北的土耳其斯坦。在历铁鸡年的新年时节（铁鸡年为西历1681年，公元1681年2月18日至1682年2月6日），他从土耳其斯坦的岁入中抽出一部分作为贡品，送到达赖喇嘛的宫廷^⑤。

☆

☆ ☆

噶尔丹击败楚琥尔台吉和鄂布爾圖車臣汗，使他们的家族的成员逃向中国。显然，他们都曾请求达赖喇嘛指给驻地^⑥。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是噶尔丹木巴（鄂布爾圖車臣汗之子）的儿

子罗卜英敦布阿喇拉雅和巴噶班第（楚琥尔台吉之子）的儿子
楚都台吉，曾亲自到达额济纳那里^①。而另外一些人则直接去
中国。

1677年11月5日，皇帝收到甘肃将军张勇、川陕总督哈
达和凉州提督孙思克^②的奏疏，说鄂齐尔图车臣汗的子侄“厄鲁
特济农等”进入边圉^③。这个“厄鲁特济农”，很明显是“济
农博第巴图尔。”关于他的奏报，于1678年1月21日到达。
他从黄河河曲西部（西套）逃走，移帐于凉州游牧。济农由“
额尔德尼和硕齐”陪同，后者是楚琥尔的臣属。同时，西海“
墨尔根阿喇奈多尔济台吉，”在相似情况下，也来到兰州和凉
州游牧。关于西海（青海）墨尔根阿喇奈多尔济台吉可能是：
（一）土谢图巴图尔成吉，亦即墨尔根台吉土谢图岱吉，他是鄂木布车
臣岱吉（顾实汗次子）的长子，1656年10月4日，清政府曾
向他颁发敕书^④；（二）、墨尔根部落的首领，1666年至1667
年，他扬言要入侵清朝内地；（三）、工板特部落的墨尔根台吉，
1674年，他曾试图阻拦清政府的使臣入关^⑤。

这时，关于噶尔丹要入侵青海的消息已传开。大将军图海
（他那时在陕西）、陕西总督哈达，都向皇帝报告了这件事。
兵部和理藩院共同上书，奏请遣使通知青海达赖台吉，要他在
前军以，防御噶尔丹^⑥。

康熙十七年閏三月（1678年4月21日至5月19日），济农，更确切说是额尔德尼和硕齐，杀掠了吴喇成，抓走了吴喇成酋领巴达里的儿子和女儿^④。不久，济农提出希望去青海，和他的叔父达赖台吉以及他的哥哥墨尔根台吉同处^⑤。济农请求允许他穿过清朝辖境。请求被允许，但是济农在清朝境内稽延时间，因此，甘肃将军耿额把他赶了出去。额尔德尼和硕齐来到了墨尔根台吉的牧地。墨尔根台吉发现他抢走了吴喇成酋领的儿子和女儿，便释放了他们，并护送他们回到皇帝那里。为此，皇帝曾颁勅青海达赖台吉，赞许墨尔根台吉的做法，并要他们严惩额尔德尼和硕齐^⑥。

但是，达赖台吉拒绝惩处额尔德尼和硕齐，说他是噶尔丹叔父的属下，自己不便处罚。当时，噶尔丹表示，他愿意处罚他部落中那些在清朝境内犯罪的人^⑦。因此，皇帝命令理藩院派人，要求噶尔丹捕捉并处罚额尔德尼和硕齐^⑧。

在谈到中国皇帝向噶尔丹交涉的结果之前，我们无妨先来看看从以上事件可以引出的三个结论：

第一，有重要意义的是，从噶尔丹处逃出的难民，首先到西藏达赖喇嘛那里寻求避难。1677——1678年度，那些来到中国边境的人，只要求中国皇帝允许他们通过中国的领土。而在1682年至1684年，那些较迟到达的人，如下面所说，则

达赖喇嘛的要求，在中国边境阿拉善等处定居。

第二、明显的，中国认为，达赖浑台吉对于保卫青海、防御外来的攻击是负有责任的。中国皇帝的责任，只在于要达赖浑台吉对第三方进攻青海给予注意^①。也许在下述两个事件之间能看见明显的差别：一是在1674年，皇帝要求达赖喇嘛帮助朝廷反对吴三桂，因而达赖喇嘛要达赖浑台吉进攻吴三桂；二是在1678年，皇帝已经直接向达赖浑台吉打招呼。很可能在1674年至1678年之间，皇帝已经了解到达赖浑台吉在青海享有的统治地位，因而相信，自己与达赖浑台吉直接接触，一些事情可以更迅速地解决。

中国皇帝首先要求达赖浑台吉，而后又要求噶尔丹浑台吉处罚额尔德尼和硕齐，从这里可以得出第三个结论：中国认为，西藏的首领，对于处罚他们的那些在中国境内犯罪的部落成员，是负有责任的。中国不宜逮捕他们。还有，内蒙古和中国都认为，一个部落的首领，承担这样的处罚部属的责任，犹如他享有那个部落首领的种种特权和承担的种种义务一样。噶尔丹既然通过战争，接受了楚琥尔乌巴什的首领地位，也就承担了后者的责任，应当处罚在中国犯了罪行的额尔德尼和硕齐。

然而噶尔丹持骑墙态度，过了两年零九个月之后，仍然没有惩罚额尔德尼和硕齐。1682年8月12日，在清政府夺取了

云南府（1681年9月8日），结束了对三藩的战争之后八个月，皇帝遣使去喀尔喀和厄鲁特各台吉处。此时，理藩院把一份公文发给去喀尔丹处的使者们，命令他们查询关于德钦额尔德尼和硕齐和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的事，并做出处理^④。使者请示皇帝，皇帝说：

“额尔德尼和硕齐等，如系喀尔丹属下，即限期收捕，如非彼属，不能收捕。”

当皇帝的使者带着1682年8月11日的敕书往见喀尔丹时，却发生了两件事，这些事件大大改变了事态的发展，

第一件事是，从喀尔丹处逃出的另一个难民的到来。此人是喀尔丹木巴（鄂齐尔图汗之子）的儿子罗卜芒衣布，他之所以逃开济农奔第巴图尔到达，是因为他首先到达额刺嘛那生寻求避难。达赖喇嘛指示他应定居于阿拉善山区^⑤。当达赖喇嘛于1682年4月2日死后，他的这个指示，已是罗卜芒衣布逃出的最后的几场戏之一。

罗卜芒衣布此时请皇帝垂念他的父老和祖父曾向皇帝进贡，后来他说：

“以‘我’，依依达赖喇嘛，今率得稍字……请率

所辖，居龙头山之地形。”

皇帝命在平定县设宴，达赖喇嘛作了回答（参见本书《十七